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四回 三名士雪窗分詠 一少年粉壁題詞

卻說子玉正在體貼琴官心事，只聽元茂開著風門說道：「了不得了。」倒把子玉等唬了一跳，問道：「為什麼大驚小怪？」元茂道：「你看地下已鋪了一層，這棉花大的朵子下起來，一夜就有一尺多了。」子玉同聘才到門口看時，果然飄飄灑灑，下起雪來。子玉道：「這臘雪是最好的。今年一冬風燥，現在求雪，幸虧我們說著琴官，所以感召天和，樣樣獻瑞。」聘才道：「今晚若下得一宿，明日我們就可以賞雪了。」雲兒已拿了斗篷、風帽來，請子玉穿戴了進去。這一夜足足下了有五寸多雪，直到天明，一陣陣的朔風吹來，寒冷異常。

雪才止了。真個瓊裝世界，玉琢乾坤，一派好景。那李性全先生，清早起來冒了寒，頭暈咳嗽，仍上牀躺了，覺得心裡煩悶，不令子玉等讀書。性全自己精於藥理，便叫書僮去抓了幾味發散藥吃了，蒙頭安睡。子玉命兩個書僮，在書房外好好伺候，自己到了一個小三間書屋，名為二□四琴齋。這塊匾額，還是其祖文穆公手筆。子玉無聊，翻出謝惠連的《雪賦》閱看。

至「皓鶴奪鮮，白鷗失素」句，歎賞古人工於摹繪。忽見天又陰得沉了，又悠悠揚揚的起來，那房上樹上的雪，被風刮得如梨花亂舞。即吩咐雲兒，叫廚房多備幾樣菜，請魏、李兩位少爺賞雪。少頃，送過一桌佳餚，請了聘才、元茂過來一同賞玩。

子玉是不能飲酒的，勉強相陪。又將琴官的光景來問聘才，聘才見他心甚注意，便改了口風，索性將琴官的身分、性氣一贊，贊得子玉更為傾慕。又想這個雪天，若見瓊枝玉立，何異瑤島看花，真笑黨家錦帳中，醇酒羔羊，終不脫武夫氣象矣。吃完之後，煮雪煎茶，閒談一會，聘才、元茂各自回房去了。

忽見俊兒拿了一封書信來，簽子上寫著梅少爺手展，旁有一行小字。內信箋一紙，詩箋四紙。認得仲清筆跡，便問俊兒是誰送來的。俊兒道：「是顏少爺的健兒。」子玉道：「叫他等一等。」拆開看時，信箋上寫著是：昨與庸庵同居虛室。玉杯寒重，始知六出花飛；銀燭光殘，才見□分雪豔。冰山疊疊，圍成雲母屏風；寶塔層層，照見琉璃燈火。美人裝罷，玉戲貓兒；羅漢堆來，球拋獅子。黃昏選韻，白戰分題；愧乏瓊詞，聊為磚引。謹呈冰鑒，乞報瑤章。庚香仁弟文幾。庸庵囑候，仲清手肅。

子玉看了道：「好工致的尺牘！」再看詩箋上，寫著《雪窗八詠》。

雪山

此峰真個是飛來，白玉芙蓉一朵開。
著屐好吟亭畔絮，騎驢難覓嶺頭梅。
幾看如滴非蒼翠，便使多殘豈劫灰。
雲雨夜深寒凍合，那堪神女下陽臺。

雪塔

散花人到梵王宮，多寶莊嚴盡化工。
四角有時還礙日，七層無處不驚風。
月中舍利光何燦，水面浮圖色更空。
乘興若容登絕頂，願題名字問蒼穹。

雪屏

梁園昨夜報陽春，玉案珠簾鬥斬新。
雲母好遮花御史，水晶應賜虎夫人。
不搖銀燭光偏冷，便畫金鵝夢未真。
怪殺妓圍俱縞素，近前丞相合生嗔。

雪燈

挑檠幾度詠尖叉，此夜焚膏賽九華。
織素有光寧向壁，讀書無火是誰家。
清寒已盡三條燭，照睡還看六出花。
記取元宵佳節近，鬧蛾殘柳莫爭誇。

庸庵王恂初稿

子玉看了道：「好詩。這四首之中，自然以《雪塔》為第一，《雪屏》第二，《雪山》次之，《雪燈》又次之。再看仲清的詩是：

雪獅

居然幻相長毛蟲，白澤呼名偶擅雄。
乘氣豈能騰海外，因風只合吼河東。
黃金高座非難燦，紅樹新妝愧未工。
若使龍丘居士見，定拋拄杖又談空。

子玉想道：《雪獅》此題卻不好做，看他用典舉重若輕，雅與題稱，非名手不辦。再看是：

雪貓

漫賭圍棋枕兩奩，狸奴如玉傍雕簷。
聘求那得魚穿柳，引去還宜飯裹鹽。
比似虎頭原有樣，奈他鼠輩只趨炎。
牡丹此日飛紅盡，冷眼無須一線添。

子玉道：「這首做得更好，第三聯調侃不少。」再看下去，題目是《雪羅漢》、《雪美人》。子玉想了一想，題目比前六個更加枯寂，卻難著筆。只見是：

雪羅漢

朝來誰為啟禪關，面壁瞿曇杖錫還。
解脫有心如止水，遊行無意定寒山。
經翻貝時空濛裡，社結蓮花頃刻間。
自是此身同幻影，點頭莫歎石多頑。

雪美人

玉骨珊珊未有瑕，是耶畢竟又非耶。
春心已似沾泥絮，妾貌應同著雨花。
後夜思量成逝水，前身風味記煎茶。
賣珠侍婢今何在，倚竹無言日又斜。

劍潭仲清脫稿

子玉看畢，又輕輕的吟哦了幾遍，覺得仲清這幾首，《雪獅》樓金錯彩，《雪貓》琢玉雕瓊，《雪羅漢》吐屬清芬，蓮花滿庭，《雪美人》雙管齊下，玉茗風流，卻在王恂之上。因想依韻再和八首，未必能如原唱渾成。不如另擬四題，不落窠臼。他這八個題目，都是從後著想，以虛作實，借賓定主。我卻從未下雪以前著想，竟用四個虛字，連著雪字作題。我想未下雪之前，彤雲密布，空空濛濛，先有了下雪的意思。把雪意做了第一個題目。到了雪花飄了，模模糊糊，就有雪影子。初下雪的時候，那雪珠淅淅瀝瀝，就有了雪的聲兒。把雪影做了第二，雪聲做了第三。已經下了雪，那白皓皓一片，自然就有雪色，做了第四題。倒也新鮮別緻，就構思起來。才做了兩首，卻被元茂、聘才進來看見，子玉遂叫他們也做幾首。元茂道：

「雪字下連了一個虛字眼兒，我是做不來的。我只好詠雪罷了。」聘才道：「就是詠雪，要對卻費力。我只好做首絕句。」元茂道：「七個字一句的累贅，我只會做五言律詩。」子玉道：「都使得。」他們各自搜索枯腸去了。

不多一會，子玉四首都已作成，用一張冷金箋寫了。又寫了一封回書，正要緘封。聘才卻笑吟吟的拿了一張詩稿來：

「做得不好，你替我改改。」子玉接來看時，題目是《詠雪》，詩是：

舞向梅梢片片斜，蛾兒粉蝶滿天涯。
分明仙品瑤臺上，獨佔人間第一花。

於玉詫異道：「我倒不曉得你有這樣本領。你在詩上頭，想是很用過工夫的。」聘才道：「我那裡有什麼工夫，就是記得幾枝曲子，隨便湊上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什麼曲子？聘才道：「那舞向梅梢片片，及蛾兒粉蝶，是《江天雪》的《走雪》上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下兩句呢？」聘才道：「第三句是空的，未了一句，用《占花魁》上《獨佔》這一齣戲，我就拉他來用做古曲。」子玉道：「倒難為你湊得不著痕跡。」說著元茂卻也做完，端端正正寫了來。子玉看了，卻甚費解，只得贊道：「工穩得很，何不都寫起來，送去與他們看看。」元茂見子玉稱贊，必定是好極的了，便道：「請教請教他們也好。」倒是聘才自知分量，忙道：「我的不必拿去獻醜罷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又何妨？我替你們寫。」另用一張紙寫了。又在回書後面，添了兩句。封好了，打發雲兒與健兒同去。

那邊仲清接著回札，與王恂同看。只見上寫著：書奉朵雲，詞霏香雪。蕪蓉燈地佛塔玲瓏；翡翠屏寒，指點仙山飄渺。白地現金身羅漢，獅馴拄杖之旁；縞衣來玉骨美人，狸睡棋枰之側。新露盪手，古雪院澆；明月自來，陽春寡和。賦詩七字，慚珠玉之在前；俚語四章，愧瓊瑤之莫報。手疏覆此，目笑存之。

劍潭、庸庵兩兄同覽。子玉拜手。外附拙作四首，又七絕五律各一首，即乞郢正。

仲清等再看子玉的詩題是：《雪意》、《雪影》、《雪聲》、《雪色》。仲清向王恂道：「這四個題目太空，比我們更難著筆，庾香必有佳制。」說著看詩，只見上寫著：雪意

三千世界望盈盈，知有瑤花醞釀成。
未作花時先剪水，已同雲上欲飛翔。

仲清道：「起句題前蓄勢得好，第二聯刻劃意字，真是神化之筆。」再看下去是：人間待種無瑕壁，天外將開不夜城。凍合玉樓何處是，群仙想像列蓬瀛。雪影六出霏微點綴工，玉闌干外寫玲瓏。

低迷照水搖虛白，依約棲塵漾軟紅。

飛入梅花痕始淡，舞回柳絮色都空。

清寒合稱瑤池夢，琪樹分明映月中，

王恂一句一擊節。仲清道：「這首把題的魂都勾出來了。再看下去是：

雪聲寒空散瓊瑤，入夜焚香慰寂寥。

糝徑珊珊先集霰，灑窗瑟瑟趁回飈。

穿松靜覺珠跳碎，篩竹輕宜五屑飄。

待到曉來開霽景，滴殘寒漏一痕消。雪色誰從銀海眩瑤光，群玉山頭獨眺望。

蕉葉無心會著綠，梨雲有夢竟堆黃。

濃浮珠露三分豔，淡借冰梅一縷香。

照眼空明難細認，白沙淡月兩茫茫。

當下看完，仲清拍案叫絕，同王恂朗吟了幾遍。仲清道：

「這幾首詩，把我們的都壓下去了。」再看聘才的那首絕句。王恂道：「這首亦甚好，只不知庾香又做這一首做什麼？」仲清道：「這首也還下得去，然斷不是庾香所作。」再看元茂的五律，起二句寫著是：「天上彤雲布，來思兩雪盈。」王恂道：「這『來思』兩字怎麼講？」仲清忽然大笑道：「你往下看。」王恂再看第二聯是：「白人雙目近，長馬四蹄輕。」沉吟道：「馬蹄輕，想是用雪盡馬蹄輕了。

為什麼加上個長字呢？上句實在奧妙得根，我竟解不出來。」

再看下聯是：「掘鬪蜃游似，挖空獅子成。」王恂道：「這兩句就奇怪得很，怎麼用得上來？。上句想是用《詩經》上的因為『麻衣如雪』這個雪字，遂把『蜃游掘鬪』用上來了。這個挖空獅子又有什麼典故在裡頭？」仲清道：「也不過說堆的雪獅子就是了。」再看結句是：「出時獻世寶，六瑞太階平。」王恂道：「這還用得著頌揚麼？這首詩準是那個老魏做的。看他有些油腔滑調，自然就有這笑話出來。」仲清道：「不然，我看老魏，雖不是正路人；但看他像個聰明人，笨不至此。只怕那首七絕是他的，這首必是那個李世兄的佳章，有些詩如其人。」王恂道：「李世兄不應如此，看他斯斯文文，卻還有些書氣。」仲清道：「惟其有了書氣，所以沒有詩氣。」王恂道：「庾香叫我們批，我們還是批不批？」仲清道：「你就何妨批他一批。」王恂道：「我為什麼得罪人呢？」仲清道：「我來先把聘才這首全圈了。」批了一個批語是：得天公玉戲之神。

元茂的詩第一二聯單圈，下四句全圈。批語云：裁對工穩，用古入化，足可嗣響元徽。王恂把子玉的詩，用針在碧紗櫥內戳了，來看批語，笑道：「卻批得好，就是太挖苦些。」仲清道：「可惜天不早了，這雪也下不住，不然，倒可以去與庾香談談。」王恂道：「明日去罷！此刻去也談不久了。」是日又下了一天一夜，積得有一尺厚了。次早晴了，朔風一吹，將一個世界，竟凍成了一個玉合子，耀眼鮮明。仲清、王恂早飯後，兩人同坐一車，兩個跟班騎了馬，來訪子玉。到了半路，碰著一輛車來，兩家跟班都下了馬。

王恂看是孫嗣徽，兩車相對，王恂問道：「你往那裡去？」嗣徽道：「只因家父夫妻反目，噬膚滅鼻，幾幾乎血流漂杵。有一王大夫，以人治人，有以去其舊染之污，睨而視之，曰無傷也。今病小愈，不能不緩之斯來耳。」王恂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回來就來的。」嗣徽應了，匆匆而去。仲清道：「此君無所不用其文，真荒唐可笑。這『蟲蛀千字文』，真生可為名，死可為諡，世間想無第二人似他的了。」王恂笑道：「我看此君，只怕到敦倫時還要用兩句文。

倒可惜了我們那個舅嫂，雖不生得□分怎樣，但端莊貞靜，不言不笑。嫁了這種人，真抱恨終身的了。」仲清笑道：「或者他倒有一長可取，也未可知的。」一路說說笑笑，已到了梅宅。

門上通報了，子玉出來，迎了進去，便道：「兩兄做得好詩，佩服之至。拙作草草塗鴉，未免小巫見大巫。」仲清道：「兄等所作，粗校大葉，那裡及得老弟的佳章，恬吟密詠，風雅宜人。」王恂道：「我最愛《雪意》、《雪色》這兩首，清新俊逸，庾鮑兼長。」子玉道：「吾兄這四首，冰雪為懷，珠璣在手。那《雪山》、《雪塔》兩首，起句破空而來，尤為超脫。至劍潭的詩中名

句，如『奈他鼠輩只趨炎』，及『後夜思量成逝水』一聯，寓意措詞，情深一往，東坡所謂不食人間煙火食，自是必傳之作。」仲清道：「偶爾借景陶情，這傳字談何容易。」王恂道：「那一首七絕，一首五律，是何人手筆？」子玉笑道：「你們沒有猜一猜麼？」王恂就將昨日話說了，子玉道：「劍兄眼力，到底不錯。你們批了來沒有呢？」王恂從袖內取出，子玉看了那首五律的批語，不解其意，何為元徵？

王恂又將孫氏昆仲與他說了，子玉也笑，就叫人請了聘才、元茂出來，大家見了。子玉把各人的詩交給了，說道：「這都是顏大兄評定的，稱贊得了不得。」聘才看了批語，暗想道：「顏仲清這人，真可謂博古通今，我用的戲曲，都被他看出來了。」當向仲清道了謝。仲清道：「魏兄詩筆甚俊，聲律兼優，想是常做，倒像曲不離口的。」聘才道：「小弟本來沒有底子，又拋荒了這幾年，那裡還成什麼詩？不失黏就罷了。」子玉向仲清道：「聘兄的詩，卻還不很離譜。」仲清點了點頭。那元茂把仲清圈的這幾句及批語湊在臉上，看了又看，有好一會工夫，始將這詩箋放在茶几上，用雙手折疊了，解開皮褂鈕釦，揣在懷裡。王恂道：「李大哥哥，大著諒來多的。」李元茂只道說他皮褂蛀多了，冒冒失失的答道：「蛀得還好。因水路來，悶在艙底下，受了水氣，因此蛀了些。穿過這一冬，明年也要收拾了。」大家聽了，不曉他說些什麼。聘才曉得他聽錯了，說道：「王大哥是說你的詩做得多，不是說你的皮褂子。」大家方才省悟，見他臉上脹得通紅，一言不發，只得忍住了笑。仲清問道：「尊作『長馬』『白人』，想是用的《孟子》，這『雙目近』三字有所本麼？」元茂把仲清瞅了兩眼道：「我是從來沒有所本的。」

我看古人詩裡也有把自己寫在裡面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王恂方才恍然。又說了一會閒話，仲清等告辭，子玉等送到門口，仲清道：「何不同出去看看雪景？」元茂聽了，就高興願去。子玉道：「先生今日尚未全好，我們須在家伺候，改日再奉陪罷。」元茂撇了嘴不言語。仲清等告辭而去，子玉送出大門，進來與聘才、元茂又談了一會詩，忽又問起琴官來。聘才見他有點意思，便輕輕的挑他一句道：「改日何不偷個空兒，回去認認那個琴官。」元茂道：「明日就去，我只說去看路上同來的朋友。」指著子玉道：「你說到王家去回拜他們。只要出了這兩扇牢門，還怕什麼人？」子玉笑道：「過幾日再看。」且按下這邊。

再說仲清、王恂由南小街走到下窪子眺望，只見白茫茫一片，也辨不出田原路徑，遠遠望見徐子雲的怡園，琪樹參差，煙嵐回合，重重的層樓耀目，隱隱的高閣凌雲。望了一會，只見對面一輛車來，車沿上坐的看見了，先跳了下來，隨後看是一個相公，也要下車。仲清等連忙止住，那相公便挪出身子，生得香雕粉捏，玉裹金妝，原來是《花選》上最小的那個林春喜。王恂問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」春喜道：「我從怡園回來，你們也到怡園去麼？」仲清道：「我們是看雪景的，也就轉去了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們何不就上小街那個酒樓坐坐，也可望望野景。」春喜道：「如果你們高興，我也奉陪。」仲清說：「很好。」就轉回車來，到了小街，有個館子，內有兩座樓，係東西對面。仲清等上了東樓，今日天雖寒冷，樓上卻沒有風。

仲清索性叫把窗子開了，也望得好遠地方。點了菜，三人閒談了一會。春喜道：「這月裡我們八個人，在怡園三日一聚，作消寒會，今日是第五會了。每一會必有一樣頑意兒，或是行令，或是局戲。今日度香要叫我們做詩，出了個《冰牀》題目，各人做七律一首，教蘇媚香考了第一。」仲清道：「你記得他的詩麼？」春喜道：「我只記得他中間四句。」即念道：舟揖竟成牀第穩，風波得與坦途同。

誰言青海填難滿，不信蓬山路未通。

都說他運用靈妙，不著一死句，所以勝於他人。」王恂道：「你的呢？」春喜道：「我的不好，也記不得了。」仲清道：「只怕你是第八了。」春喜嘻嘻的笑道：「被你一猜就猜著。」王恂道：「這難怪他，他方□四歲，若教他學上兩年，怕趕不上他們？」春喜道：「我原不肯做的，他們定要我做。今日大家的詩，也都沒有什麼好，但就蕊香與我倒了平仄，因此蕊香定了第七，我定了第八，我已後再不做這不通詩了。等我學了一年，再與他們來。」又說道：「我們班裡來了兩個新腳色，一個叫琴官，一個叫琪官，你們見過沒有？」仲清道：「前日蕊香說起兩人來，剛說時就有人來打斷了，沒有說下去。」王恂問道：「這兩人怎樣？」春喜道：「好極了，那個琴官，與瑤卿不相上下。那個琪官，與蕊香難定高低。此刻都還沒有上臺，但一天已有三五處叫他。前日度香見了，也大加賞贊，即賞了好些東西，把他們的衣服通身重做了幾套。」

這兩人是要大出名的。就是琴官脾氣冷些，不大好說話。」這邊正在談心，忽聽對面樓上，窗子一響，也開了。仲清等舉目看時見一個美少年，服飾甚都，身穿肅鳥霜裘，頭戴紫貂冠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硃，目光眉彩覺有凌雲之氣，舉止大雅，氣象不凡。看他年紀，不過二□餘歲的光景，帶了四個相公，倚著樓窗而望。仲清、王恂暗暗吃驚：看他這品貌，足可與庾香匹敵，真是人中鸞鳳。聽他口音，也像江寧人，卻又有些揚州話在裡頭。再看那四個相公，卻非名下青錢，不過花中凡豔。王恂認得一個是蓉官，那三個都不認得，因問春喜。春喜道：「穿紫貂的是玉美，穿倭刀的是四喜，穿水獺的是全福。都是劍春班的。」只見那位少年，將這邊樓上望了一望，也就背轉身子坐了。聽得那些相公，燕語鶯聲，光籌交錯，好也就背轉身子坐了。聽得那些相公，燕語鶯聲，光籌交錯，好不熱鬧。這邊三個人相形之下，頗自覺有些郊寒島瘦起來。聽得那美少年說道：「我聽人說，戲班以聯錦、聯珠為最。但我聽這兩班，盡是些老腳色，唱崑腔且一個好相公也沒有。在園子裡串來串去的，都是那殘兵敗卒，我真不解人何以說好？」

蓉官道：「我們這二聯班，是堂會戲多，幾個唱崑腔的好相公總在堂會裡，園子裡是不大來的。你這麼一個雅人，倒怎麼不愛聽崑腔，倒愛聽亂彈？」那少年笑道：「我是講究人，不講究戲，與其戲雅而人俗，不如人雅而戲俗。」又聽得那玉美講道：「都是唱戲，分什麼崑腔亂彈。就算崑腔曲文好些，也是古人做的，又不是你們自己編的。亂彈戲不過粗些，於神情總是一理。最可笑那些人，只講崑腔不愛二簧。你們二聯班內，將來那幾個出了班子，不唱戲時，班裡就沒有得住的人，只怕聽的人就少。這班子還要散呢。」四喜道：「依我說，總是一樣，二簧也是戲，崑腔也是戲，學了什麼就唱什麼。」蓉官笑道：「是了，不必論戲，咱們喝酒。」又聽得他們猜拳行令的喝了一會酒。那少年又說道：「我聽戲卻不聽曲文，盡聽音調。非不知崑腔之志和音雅，但如讀宋人詩，聲調和平，而情少激越。聽箏琵琶弦索之聲，繁音促節，綽有餘情，能使人慷慨激昂，四肢蹈厲，七情發揚。即如那椰子腔固非正聲，倒覺有些抑揚頓挫之致，俯仰流連，思今懷古，如馬周之過新豐，衛■之渡江表，一腔惋惜，感慨纏綿，尤足動騷客羈人之感。人說那胡琴之聲，是極淫蕩的。我聽了淒楚萬狀，每為落淚，若東坡之賦洞簫，說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訴，似逐臣萬里之悲，嫠婦孤舟之泣，聲聲聽入心坎。我不解人何以說是淫聲？抑豈我之耳異於人耳，我之情不合人情？若弦索鼓板之聲，聽得心平氣和，全無感觸。」

我聽是這樣，不知你們聽了也是這樣不是？」那四個相公，皆不能答。

仲清低低對王恂說道：「此人議論雖偏，但他別有會心，不肯隨人俯仰之意已見。且其胸中必多積忿，故不喜和平而喜激越。絲聲本哀，說胡琴非淫聲，此卻破俗之論，從沒有人聽得出來的。我看此人恰是我輩，決非庸庸碌碌的人，幾時倒要訪他一訪。」王恂道：「聽其語言，觀其氣度，已可得其大概了。」只見那少年問居人要了筆硯，在粉牆之上寫了幾句，便帶著四個相公下樓去了。仲清等也不喝了，吩咐跟班的去算了賬，帶了春喜走到西樓來，只見墨瀟淋漓，字體豐勁，一筆好草書，寫了一首《浪淘沙》，其詞曰：紅日已西斜，笑看雲霞。玉龍鱗散滿天涯。我盼春風來萬里，吹盡瑤花。世事莫爭誇，無念非差。蓬萊仙子挽雲車。醉問大羅天上客，彩鳳誰家？仲清、王恂看了都點頭稱贊。春喜道：「這首詞倒像神仙做的，有些仙氣。」仲清道：「此人是個清狂絕俗，瀟灑不羈的人。為何賞識的又是那一班相公，真令人不解。」再看落款是：「湘帆醉筆。」也不知其姓名，因叫店家上來，問他可認得這人。店家答道：「這位老爺是頭一回來，方才算賬，他們二爺交了現錢去的，倒沒有問他姓名住處。」仲清道：「這首詞好得很，是個才子之筆，使你蓬華生輝，你千萬留了他，不要塗刮了。」店家答應了下去。春喜道：「這人來歷，蓉官總應曉得，待我見他時一問，便知此人是何等樣人了。」三人說著，亦即下樓各散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